



# 芒种,忙而不茫

◎钟玉红

仲夏时节,迎来芒种。芒种一词,最早出现自西汉时期的《周礼》:“泽草所生,种之芒种。”芒种,提醒着勤劳的农人,麦穗已熟待收,带有芒粒的稻种也宜播种入田。

白居易任陕西周至县尉时,目睹了农民辛勤收割麦子的情景,感触颇深,遂挥毫写下《观刈麦》。时光荏苒,千年之后,我们仍能在炙热的阳光下,看到田野上金黄麦穗低垂,等待收割的画面。一位北方的友人曾向我讲述,他中学时曾有一个特别的假期,名为“麦假”。彼时,学生与老师都会回到家中,投身繁忙的农事中。他们挽起袖子,弯下腰,左腿在前,右腿在后,左手搂过一把麦子,右手紧握锋利的镰刀,有说有笑地开始割起来。“唰唰——唰唰”,镰刀划过麦穗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,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割下的麦子便整齐地躺在地上,整个过程行云流水,既娴熟又富有节奏感。

说到麦客,大部分人对于这一词语或许是陌生的。

那么何为麦客呢?麦客在明清时的中国地方志中就有记载,后来麦客曾销声匿迹,直到家庭承包制实行后,麦客又重新出现。它是指流动的替别人割麦子的人,在北方陕、甘、宁一带流行的一种农民外出打工的方式,每年麦熟季节,农民专门外出走他乡、到他户,替别人收割麦子。

记忆中,每年小麦成熟的季节,村里总会出现很多外乡人,他们多数来自甘肃地区。这些麦客年龄多在40岁左右,他们手拿锋利镰刀,男人们多数身穿背心,深色长裤,裤腿常常卷到膝盖的地方,脚穿黑色布鞋或解放球鞋。腰间挂着烟锅袋、装着干粮的小布袋,泡了一大把茶叶的水壶,脖子上挂一条略微泛黄的毛巾;头戴一顶用麦杆子编制的草帽,在经过了几个炎炎夏日,帽子变得发黄,色如深咖一般,却没有一丝咖啡的味道,而是一股子霉臭味;也有人戴上新的草帽,色似浅米色,总能闻到淡淡的麦香味,引人闻了又闻。女人们穿浅色碎花衬衣,深色裤子,如男人一样,将裤腿卷到膝盖的地方,脚穿方口布鞋,布鞋多数为深红色或黑色,她们会把带来的干粮仔细用小方巾包裹着,或者装进小布袋里,毛巾有挂在脖子上的,也有包在头上,裹着自己的头发……

他们常在田间地头席地而坐,等待田家主人能够雇佣自己,这样的话就会有些微薄的收入。如果被雇佣了,就立即用右手拿起镰刀,左手扶着麦秆,从田间地头开始,一镰刀一镰刀地割起麦子,直到日上竿头也不愿休息。在烈日下劳作,完全顾不得那烈日的灼烧,脊背常常被烈日烧得通红,严重时就像蛇蜕皮一样。

他们的肩膀臂弯,脚腕小腿被那细如

一片片金黄的麦海在劳作中逐渐消失,只留下一寸把长的麦茬,宛如理发师精心修剪过的板寸发型。劳作间,友人的父亲时常会直起腰,望着随风涌动的麦浪,抚着金黄的麦穗,扬着笑脸说又是一个好收成。有时忍不住摘下一把新麦,在掌心轻轻揉搓,吹去麦皮后,放入口中一嚼,满口的清香,是新麦特有的味道。

与北方的金黄麦田不同,南方的梯田则是一片绿意盎然,如陆游《时雨》中所述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”。此刻的南方,梯田如诗如画,农人的身影在绿浪中穿梭。记得前几年周末,我都会与母亲一同去插秧。我们弯着腰,一步步后退,将秧苗稳稳插入泥土中。有时衣服短了些,太阳毫不留情地晒在后背,半天下来,后背一片通红,留下一道深深的黑色印记。当我们直起身,抬头望去,只见水田里已是绿意盎然,秧苗密密麻麻,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。

绣花针的麦芒刚来刚去的,处处是小小的伤口,处处是如针眼大小的黑点,但他们全然不去想它痛不痛,痒不痒。只为在这短暂的芒种时节,多为自家生活增添少许收入。

若是遇到好的主人家,主人家会为这些麦客准备一些糖果、饮料、老面包。我的母亲曾是这众多麦客中的一员,那时我并不知道麦客的工作如此艰苦。母亲常常早出晚归,有时会几天不回来。只要回来我就会吃糖果、有饮料喝。我盼望着母亲出去,更盼望着母亲回来,这样我就会吃不完的糖果、喝不完的饮料。

这样日子只有每年夏日的时候才会有,我享受着这美好、幸福的日子,自然不知道这日子是用母亲的汗水换来的。后来的几年里,母亲外出的次数少了,村里田间地头的麦客也渐渐少了,近几年更是完全没有了。反倒多出许多带有锋利齿轮的“庞然大物”,这“庞然大物”高大威猛,人坐在上面显得弱不禁风,只要它进到田间,便会发出巨大的“轰隆隆”响声,十几分钟内,田间的小麦就已经到了它的大肚子里。这高大威猛的庞然大物是新时代的“麦客”,它们被称作铁麦客、机械麦客、现代麦客,它们不需要喝水、不需要吃饭,工作效率高。有了现代麦客,村民的日子轻快爽朗了,田间不再是镰刀割麦的“吱吱”声,村民的叫苦声,更多的是田间说笑逗乐的欢笑声。

又是一年麦熟季节,闻着香甜的小麦,我的心头又想起了几时的回忆。我也知道:麦客的时代早已渐行渐远,新时代的“麦客”正在快速步入,过去的麦客是时代的留客,他们虽已远去,但他们更是时代的记忆者,应该被记着,被爱着……

傍晚,我们踏着暮色归家,白鹭在秧田上空翩翩起舞,远处传来阵阵牛铃声,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陶然的诗意。

芒种一到便进入梅雨季,完成农活的母亲显得从容不迫。恰好此时梅子成熟,她便安坐于家中,为我精心酿制一壶醇香的梅子酒。母亲将青梅洗净后,用刀轻轻割开,将其放入小锅中,倒入适量的绍兴黄酒与清香型白酒,她细致地调着比例,确保每一滴酒都能充分吸收梅子的精华。再加入冰糖提升风味,枸杞,红枣和山楂条少量。炉火熊熊,她耐心地熬制,直到冰糖完全融化,酒液变得醇厚甘甜。

陆游曰:“煮酒青梅次第尝,啼莺乳燕占年光。”在梅雨绵绵的日子里,我们静坐家中,聆听窗外细雨潺潺。时而举杯浅酌,梅子的酸甜与酒的醇厚交织在舌尖。清新醇香的口感,如同山间清风与流云轻抚心田,将青梅酒的芬芳融入每一个呼吸。这份悠

小时候,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乡镇当老师,母亲一个人耕种七八亩田地。到了夏天,地里似乎总有干不完的活,一忙起来,母亲就把我送到姥爷家。我上学之前的大部分夏日时光,都是在姥爷家度过的。

那时的天似乎要比现在热得多,一到中午,姥爷便把我和我表哥按在枣树下的凉席上,我跟表哥伴着闭着眼睛午休,姥爷靠在树干上手摇蒲扇给我们扇凉风,要不一会,扇子便落在我身上,随即响起一阵轻微的鼾声,我睁开眼睛,左看看右看看,然后轻手轻脚地爬起来,听到响动表哥也醒了,我俩把凉鞋提在手里,顺着墙角溜出门,正中午的太阳直直地照射下来,刺得人睁不开眼,手搭凉棚朝村口望,井台边的树荫里有人影晃动,那不是等我们的强子他们吗?

我们几个早约好了今天一块去涝池边比赛打水漂。涝池在村南的公路边,岸边草木成荫,草丛里不时蹦出一两只青蛙,“扑通扑通”跃入水中,荡起一圈圈涟漪。相邻的烧砖窑边上有成堆的碎瓦片,薄厚均匀又凹起的瓦片最适合打水漂了,水花一串一串,还能滑很远。玩了一会,我们热得受不了,表哥就提议我们下去游泳,我胆小,不敢下水,就分派了看衣服的任务。表哥和亮子几个不会凫水,就在浅水里撅着屁股爬来爬去,强子会狗刨式,可以在深水区游来游去,在浅水里扑腾的小伙伴发现了一条小鱼,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在水里抓鱼,过了好一阵,似乎听不见深水区有动静,大家惊慌地“强子、强子”喊,表哥吓得哭出了声。在伙伴们乱作一团时,只见一个光溜溜的影子上了涝池中间沱麻的麻捆上,纵身跳了下来,扑通一声,又荡起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。这时有两个婶婶端着盆子来洗衣服,大家只好让我把衣服拿到对岸的草丛里,大家

然自得,让烦恼随风而去,只留下内心深处的宁静与欢愉。夜幕低垂,稻田间蛙鸣如潮,那“呱呱”的旋律,宛如大自然的催眠曲,轻轻地将整个世界带入宁静甜美的梦乡。

芒种,“五月节,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”,有成熟,也有新生,芒种不是强调一个忙,而是适时。从立夏、小满、到芒种,古人始终遵循着季节的变换,悠然自得地生活。他们忙碌于手,却并不茫然,一步一个脚印,踏实前行。

我们常常抱怨生活的“忙、茫、盲”,却忽略了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美好。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当我们感到迷茫或不知所措时,不妨跟随时间的步伐,去做力所能及的眼前事,便是最好的适时。愿我们都能顺应天时,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,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,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安宁之地,静待生活的美好慢慢绽放。

## 时光留夏

◎魏青峰

穿好衣服意犹未尽地撤离了。

大家在经过小军家时,院子里熟透的蜜桃让人垂涎不已,可小军奶奶正在桃树下做针线,大家在门口逗留了一阵,觉得没有机会,就商议着去沟畔的老果园看看,生产队的老果园承包给了一个外地人,听说那人家里有事,最近回家了,临时请了村里的五保户孙老汉看果园。我们在强子的带领下,舍弃大路,学着电影里游击队员的样子猫着腰穿过一大片玉米地,锋利的玉米叶子挂得脖子上、脸上到处是红道道,汗水流下来火辣辣地疼,可跟桃子的美味诱惑相比,这点疼根本不算什么。经过我们细密的侦查,蜜桃树距离看守的茅棚太近,苹果树又太高,且苹果都是青绿的,还没熟,最后我们把目标锁定在离公路近的几棵杏树上。

强子折了一根树枝挑开刺篱笆,我们进到果园里,强子嚷着“都让开”,随后捡起一块石头使劲掷向杏果繁密的树冠,连续掷了几次,树下碎碎落落了一层金黄的杏子。就在大家俯下身准备捡拾杏子时,随着几声汪汪的狗叫,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狼狗从远处奔袭过来,大家顿时吓得屁滚尿流,撒丫子四散跑开了。等我表哥气喘吁吁地跑回村子,才发觉不知何时我丢了一只鞋子,光脚板上被碎玻璃扎破了,这时才感觉钻心地疼,表哥只得背起抹眼泪的我跟踉跄跄往家走,正迎面碰上焦急地四处找寻我们的姥爷。那天晚上,舅舅屋里不时传来表哥的嚎叫声。

不知不觉夜已深,舅舅一家都睡着了,院子里姥爷还坐在枣树下“吧嗒吧嗒”抽着旱烟,屋后的草丛里夏虫还在浅唱低吟,远处涝池里的夏夜交响曲似乎刚落幕,偶尔的几声蛙鸣让乡村的夏夜显得更加寂寥旷远……渐渐地,多彩多姿的夏天都潮水般涌进我童年夏夜的甜梦里。

## 我的父亲

◎颜月恒

年,他们去过很多地方,真的是说走就走。他们完美诠释了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,相濡以沫,互相扶持,彼此尊重。

他们都和我聊起过同一件事儿,就是某个夏天的时候,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结束后,去医院对面的大超市吃冰淇淋,他俩人一人一个,甜蜜清凉。后来有一次父亲独自去医院,还是没忘品尝冰淇淋,营业员女孩很纳闷地问:老奶奶怎么没一起来呢?几年过去了,有一天我喂他吃酸奶的时候,他老人家给我还原了吃冰淇淋的初衷。原来五十年前他曾经欠了母亲一支冰棒。一九六四年他们旅行结婚,当时父亲的老舅和母亲的小叔一起陪同,母亲自己留在宾馆休息,父亲带着长辈们出去转转,也是为了让长辈们尝尝冰棒的味道。说真的,那个年代,不去大城市的话,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吃到啊。所以直到现在,父亲还一直记得他欠的那根冰棒。在

他们长久的婚姻中,恒久的陪伴,还有点点滴滴的爱意在弥漫。父亲已逝去多日,我昏定晨省不忘,徒有上香奉烟。风冷斜阳,树离云翳,茫茫书音何处,寻觅时泪眼朦胧。昼阴重,霜凋岸草,数年无定度流光,入梦分明醒却藏。尽道人生路隔,空有拥阶黄叶,寒枝自栖,遥对孤云残月。

父亲清清白白,坦坦荡荡,方方正正一辈子。我只想对父亲说,如果有下辈子,我还要做您的女儿。您给我起的四字外号我喜欢,我愿意还叫“颜管老头”!时事难料的世界,忽晴忽雨的人间,每个人的眼泪簌簌成诗,哭的理由绝不雷同。一树凌寒的梅花在雨中还是一样的幽香,一杯梅子酒沉淀的是曲折沧桑的时光,在静静的光阴里做梦,在似水的年华里守候。我最爱的人——我的父亲,因为爱,您一直在我的心中,陪伴左右,坚强而温暖。

## 麦香时节

◎单克锋

风轻云淡  
大地披上金装  
麦浪翻滚着新的篇章  
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心上

金色麦穗温柔地垂头  
细语轻声诉说着岁月的从容  
田间小径孩童奔跑  
笑声传遍好似天籁之音悠扬

阳光洒落麦田间  
金光闪闪  
农人汗水凝结成一颗颗珍珠  
笑脸盈盈  
岁月静好如斯  
丰收的乐章  
在田间轻轻弹唱

丰收的歌儿唱不休  
感恩自然  
恩赐丰盈的馈赠  
赞美土地  
赐予人间最美的礼物

岁月流转不息  
记忆里温馨如昔  
在这季节里  
麦香时节  
是心中最美的风景

## 端午诗笺(外一首)

◎杨明军

五月初五的闹钟  
每年都会设定一场滂沱的泪雨  
陈年遗留的伤疤  
即使千年也会时隐时痛

不屈的诗魂  
在荆楚大地张开翅膀  
苍生的疾苦  
在燃烧的血脉里怒吼嘶鸣

那个手持真理利剑的诗人  
凭借“离骚”的耀眼心灯  
用执着的追逐  
将传统节气的某一天  
更改为年复一年的真挚怀念

不必质疑博爱的广度  
也不必丈量忧民的指数  
一块泣血的石头  
以及一粒飘香的米粽  
两千年前就做出了最好的诠释

## 千年凝望

有一个身躯屹立了千年  
依旧气宇轩昂  
有一种信仰延续了千年  
依旧闪闪发光  
有一种诗篇吟诵了千年  
依旧雄浑厚重  
有一种思想绽放了千年  
依旧百世流芳

那是宁折不弯的坚韧  
那是忧国忧民的情怀  
跨越千年的景仰  
只为不死的灵魂插上翅膀

奔腾的汨罗江水流淌了千年  
两岸的苍翠馥郁了千年  
空灵的山谷之中  
依旧回荡着“天问”的绝响

往事悠悠千年  
我以一粒米粽的细碎寄托哀思  
而杯中升温的雄黄酒  
依旧还泛着千年前的余香

煤海